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69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文藝

救亡戲劇

救亡者

抗敵畫展特刊

抗建新咏

平漢前綫

抗日歌謠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救亡戲劇
救亡者
抗敵畫展特刊
抗建新咏
平漢前綫
抗日歌謠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69

文教
文藝



大象出版社

救亡戡剝

戰時閱讀物編譯發行

陳文杰編

救亡戲劇

編 杰 文 陳

版初月二年七十二國民

版再月三年七十二國民

版三月五年七十二國民

行發社譯編物讀時戰

前言

戲劇對於促進抗敵救亡的力量之偉大，已是公認的事實。在過去，戲劇在喚起民衆工作上，完成了很大的任務；抗戰以後，各方更體驗到戲劇的重要。但有一個困難問題，便是抗戰劇本的缺乏，以致後方戲劇運動不能普遍的展開。爲補救這個缺陷，故有本書的編印。

這套子裡所收的劇本，有幾個特點：一、全是抗敵救亡工作爲題材，大部還是根據抗戰後所發生的事實。二、劇情簡明生動，場面不大，易於上演，尤富於舞台效果。三、大部會在各劇團上演過，並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現在，前線將士正在浴血抗戰，後方民衆猶待普遍宣傳。編者希望本書中所收集幾齣劇本中的精神，能普遍的深入後方民衆的心坎中，激發起偉大的抗敵的情緒，一齊起來，保衛祖國，求得最後勝利！

編者 一九三八，一，二一。

目錄

前言

一 重逢……………丁玲

二 黃浦月……………宋之的

三 七·二八之夜……………麗尼，荒煤

四 羅店血戰……………沈西岑

五 火海中的孤軍……………凌鶴

重 逢

地點：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

時間：抗戰中

人物：李白芝（女）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男）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同上（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新 同上（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日本（日本人）日本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馬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情報科長，（白芝之愛人，但已一年餘沒有見面）

日本衛兵甲、乙、丙

隨而簡之日本特務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另一處懸黑布使室

室之空氣特別恐怖。台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偏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燭，拍桌，發憤不可忍耐。

白芝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

白芝

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他們，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靜耳

細聽，又趨至右門悄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日本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來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鎗，白芝瞋目視之，無語。衛甲走至白前。）

衛甲 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牀並不壞，是不是爲嫌冷靜呢？（做冷笑）

（白極力忍受，瞋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楣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三人做不屑狀，出去時累用目回視，台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眼望張含淚。）

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為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 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不講他，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被捕了！

王 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澗灘北裏，都推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能看。也不忍看！

（白芝以手掩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不安地又走動起來。）

難道你不相信我，你懷疑我麼，齊同志！

王

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

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爲你一定也像劉小妹她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我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

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連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在脈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

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張王也拖着腳鍊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攏去，面朝外。）

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我們絕不可上當，而他對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 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 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大山光顧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樁，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

（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 （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去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手。）

王 (對齊) 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

(對白) 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着，就做工作。我們死，也平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 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為到了這時候，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 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是靠不住，我的意思是！第一，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麼？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什麼玩藝，就是所謂「桃色間諜」。

白 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

(氣走到台前後床邊)

王 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她怎末肯呢？

齊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作。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 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些什麼？投降，替日本人去做間諜，做偵探，幫

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是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真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嚇到這樣顛顛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 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二點事，個人暫時受委曲，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

王 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 我認為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 怕她做不了。（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白 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 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

！咬着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担受一切罷，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呀，聽，外邊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床上，不要叫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 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至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她。）

王 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履聲雜亂）

齊 不要響了，把臉轉過去！白芝，沒法活，沒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也是因爲

殺敵呀！好，大家不要响！

白 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台上稍靜片刻，山本偕二衛兵上，山本睥視台上數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

山本 問這起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 說呀！說呀！招來，不招，你！

（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本 姑娘！有人告訴我，這起人你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日分子是些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

（半晌，白始勉強答應。）

白芝 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分子。

山本 你不懂，哼，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現在還沒吃飯呢

！（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

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哈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蹣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烟來抽。）

山本 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

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

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自由，就不會做，要是你們還願意

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還額外有賞。

（三人無語，山本走到三人面前）

山本 不說，好的很，哼，你們這起不受抬舉的東西。

（山本沈吟一刻在台上來回走兩趟，注視三人，忽然大聲呼叱。）

山本 死囚！豬！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說呀！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從口袋中掏出一捲紙，在三人面前揚着，又擰在自己的眼前。）什麼「察哈爾」，什麼「熱河」，什麼「甘肅」，……不對，統統不對，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他媽的，……（對衛甲）把這個拿去，交馬科長要他即速即翻來！（將紙擲給衛甲，甲拾起出去。）哼，好的很，你們是有本領的人，是角色，到了我這裏還硬！——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以目示意，同時張猛向山本撲去。）

齊 捉住他，打死他，同志們，快快來！

張王 打死這隻凶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人亦去打山本）

（三人一齊捉住山本，衛兵乙跑來混戰，白芝起站在旁邊；露驚慌狀……、幫着……動，想動手又怕，而且怕山本看出破來。山本從腰中掏出日本小刀，欲刺齊，被張大山一拳打去，刀落在一邊，但張大山為鏢所絆也絆倒了。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

張暈倒了，門開，衛兵甲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皆就逮，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本 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三兵連聲答應是，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台上，亦追至門邊。）

白 啊呀！齊……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聲 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白 啊呀！……

（被地下小刀所絆，倒地，注視地下，見刃，驚疑，拾刀，悄聲的：）

白 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真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喘息聲。）

白 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你們，替……山本，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

至門口，欲衝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

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拙準！」槍棒然三响白芝憤極，促極力支持。）